



直菴集
六

雜著
告文
祭文

~16
1009
6

直





直菴集卷之十一

雜著

家廟奉安說

國朝五禮儀及經國大典曰始為功臣者百世不遷
 玄石先生曰我朝許功臣為不遷者是有封建之意
 厚齋先生曰劉歆有宗不在數中之說為朱子所取
 則不遷之位當於四代之外別立一龕以祭之永久
 不替惟我先祖平城府院君高祖平興府院君廢昏
 立明撥亂反正有大勲勞於宗社揆以邦制
 與先儒之論固為百世不遷之位於我國家存時

直齋書目卷一
也先考以平城公玄孫平興公會孫奉祀故時則此禮無所於講究矣先考三年既畢伯氏先歿從子大孫外除將行改題而不遷兩位奉安之節有所疑難考諸先儒所論質於知禮士友而有所折衷焉沙溪先生以爲一廟五龕在私家近僭別奉高祖位於他所爲當尤菴先生以爲不遷位依家禮說別廟奉安於墓下爲當玄石先生以爲依古者官師一廟祖禰共享之說而行之爲當厚齋先生乃以爲不遷位與家禮所謂親盡始祖藏主於墓所而歲一祭之者其禮不同且遷于墓所則烏在其爲不遷之義而山中

守護與香火之道俱有難便高祖位親未盡而遽遷於別處其在情禮有所不忍祖禰同一位是於祭法註中明有其文最合受用而第祖與禰同一位則凡朔望節祀時龕前一卓之上祭饌排列甚苟且且當時祭若同一卓則排列尤艱於是不得不從大典及劉歆說行之奉稟于玄石先生則答曰君家事亦有所據云尹友瑞膺蓋主沙尤兩先生言以爲擇於其中用其一說而從宗子身別奉其五代祖高祖兩位於他室則似無僭懼窒礙之端朴兄尚甫蓋主玄厚兩先生之言以爲不遷之位若於代滿之後始爲別

廟則有違於有毀無立之義高曾之位若遷動移奉以避嫌逼之僭則未及四代徑行祧出於人情甚為缺然合就五代祖位舊所奉安處隔障一間與高祖位以下奉安處使各為別所而參禮瞻拜凡百儀節皆為各行則雖成別廟而非是到今始立雖因舊奉安不遷而不成一屋五龕之僭固未知果合禮意而亦自不至於全無其義矣如此則雖有兩不遷位自不為僭矣余於是遂以厚齋之言為主復參用朴兄之論平城平興兩位之下樹屏隔間與會祖考祖考先考伯氏四位各為別所凡參謁祭享等節分先後

而各行之謹以此意用宗子名具告其由而行之略識顛末以俟後之君子雖出於義起庶行之久遠矣覽者幸致詳

戒子說

余平日最嗜小學蓋觀小學一書天理與人事合為一致不如他書之言天理則不兼說人事言人事則不原說天理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為小學義例也性善是原說其理稱堯舜是指出能盡其性之人以實其理也小學書亦如此其列立教明倫敬身於前者是說天理之本然以示人事之當然其列

稽古嘉言善行於後者是指實有是人實為是事以實上面所說底天理也文武之孝箕微之忠顏曾之學程張之教罔非盡人事以合天理而天道行於人身者也令人看來感發興起之思視他書尤易為力朱先生用意編摩喫緊為人之志嗚呼至矣故嘗一言蔽之曰做人樣子又曰修身大法備矣余知斯言之真不我欺故愛而敬之儘如古人所道每年必一遍覽過為汝勸讀亦已有年乃汝今開讀從古聖賢之前言往行都是全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其庶有感發興起之思乎斯誠喜消息此心不勝喜幸茲書所

聞以喻之而仍念此書之註釋表章初出於 皇明程禮部愈我朝金濯纓駟孫因朝 天之行始求得來栗谷先生就加增刪其訓詁以行於世至玄石厚齋二先生各為劄錄益有以發明其義矣然我東先正中崇信此書而得力食效者前有寒暄金先生後有清陰金先生道德節義巍然卓然或為東方理學之正宗或身任天下綱常名震華夷成覲有言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理在人無古今之殊不以前賢而優不以後學而劣修人倫而不違天則初無分別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惟汝克篤於希

道者集卷十一
慕之志勉懋之力以一部小學為一生活計不止旬
月工夫終身體認砥其叅前倚衡之行而百之千之
則雖愚必明矣汝其胡不慥慥爾

戒從子大孫說

從子大孫三加之日洪丈鳳祚來臨賓位禮畢問字
於余余命字曰有後洪丈以為可因請余作戒辭余
辭不獲乃垂泣而執其手告之曰汝知命汝之義乎
嗚呼汝是我先君子先伯氏適統宗孫也汝豈不知
為後於祖先之重乎然汝生九歲荐遭大故不得聞
過庭之教鮮民至痛世豈有如汝者乎猶得保全成

長於零丁孤苦之餘者惟先隲是賴也余之不肖冥
頑後死受遺命而教汝自顧蔑如何以益汝恐負付
托恒用內疚今汝勝冠將為後於祖先余之悲喜曷
有其極先君子嘗命汝之名曰大孫今余又定汝之
字曰有後嗚呼汝其知有後之義則吾家其庶幾矣
安得默余口於繼述之責乎惟我先君子先伯氏平
生讀聖賢書熟知名教中有樂地又從儒賢游習聞
道義之說以孝弟忠信為本庶平謹拙為法凡於日
用從善而避惡求是而黜非有操而禁放居家則行
誼修明詞學雅正而宗族鄉黨稱其賢立朝則言議

直齋集 卷十一
公平故事精白而僚友士民服其能又盛有文章可
以不朽故一世之人莫不高仰汝之一身既為祖考
之正體則一身所為豈不學祖考之遺法乎先法祖
考然後更法祖考以上則文武勲業皆汝為後之責
也汝身豈不重乎汝責豈不大乎汝復勤苦文學砥
礪名行不墜家聲克紹先德則先君子暨先伯氏必
喜於冥冥之中曰余有後矣苟或不然則其肯曰余
有後乎有後之義大矣汝復顧名思義克克有後之
實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勗哉有後

金鍾直字說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言實為萬世為學之要
朱夫子平生眷眷表章以戒慎恐懼為持敬之本以
格物致知為明義之端至著於名堂室記蓋戒懼則
敬有以立格致則義有以形敬立則心無私邪之累
而內可以直義形則事事物物各得其分而外可以
方直故宵中洞然徹上徹下而表裏如一無纖芥非
僻之干矣方故見是處決定做去見不是決定不做
無毫髮枉曲之雜矣夾持交修德乃不孤工夫至到
則可以保直方大之本體矣清風金鍾直之冠也余
為之字曰叔方蓋取諸此也余於叔方忝為先大夫

直齋集 卷十一
執友則叔方實余故人子也欲望其爲學成德宜莫
余切故其兄伯剛請有說而戒之乃書命名之義而
遺之惟叔方內省外傲毋怠毋忽

示具常勲說

凡讀書有次第爲學有等級乃適遠從邇升高自卑
之理不可躡等而越次明矣小學者是做人樣子必
先讀小學以爲根基然後言行事爲自有依據若於
已分上無持養操守則天人性命之理雖講究通透
其於身心有何干涉况初無涵養之敬則烏能致知
以進學哉持敬者收斂上做底工夫也思慮言行務

要端的起居坐立務要凝重一動一靜必以四勿三
省九容九思六有爲規模強勉習熟則自然檢束外
旣檢束則其存於內者自然嚴肅整齊而無非僻之
干與怠惰放倒之累矣然此持敬必須窮理須將經
傳所說底道理深潛力究不明不措窮極到底期於
會通然後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推之於事物皆有明
白下落分別是非善惡剖析陰陽淑慝敬以守之義
以行之方是窮理之人而敬卽成始成終之一宗也
大小大事窮理力行皆以敬爲主非敬則無以成也
善觀古聖賢前言往行則可以識得此學之不可須

直齋集 卷十一
史離於敬也余聞此說於厚齋金先生而先生歿後與黎湖朴兄時時講明以慰山頽之慟矣今黎湖又喪余無以講說此等說話悲夫具紀仲常勲從黎湖遊懼其函丈之教日遠要余記示其所聞於講席者余之平日所聞不過如是知之既不能真行之亦不能力卒之老而無成心常愧懼無所措躬今紀仲聰敏而端秀其所聞而知於師門者必不如余之蔑裂而魯莽矣何必求聰於聾聵之前也然而其請不可孤則略書所聞而遺之此乃紀仲之所已聞知者也無乃近於架壘乎今日之所當勉者不在於尊其所

聞也實在於行其所知也未知紀仲以爲如何

記漢北遊行

余以問舍求田之計辛亥年間約朴兄尚甫同行遊覽於漢北山川足跡殆遍於湍坡連積麻朔等地至漳州拜朱子書院至崇義殿開櫝拜始祖壯節公及外先祖尹文肅公庭享位版見紺岳寶蓋坡平諸山紺岳如元帥建大將旗鼓驅千兵萬馬而紀律嚴整者寶蓋如老釋袈裟錫杖登場講法其徒衆俯首合掌環侍而聽偈罔不肅然者坡平如道士黃冠野服飛昇於丘壑雲霄間遺世獨立而漠然不可梯攀者

然皆不合於陽界人居矣以古事驗之則紺岳果經
薛仁貴一番廝殺而其他舉隅可反先賢如靜菴栗
谷玄石農巖皆生長漢北而未聞其杖屨之或有到
此者必有所以矣朴兄亦以爲然積之湘水漣之玉
溪坡之鳴泉皆負山臨流開野有田疇桑麻之宜稍
寬閒靜散並可卜居與朴兄留偕隱之約蓋湘水則
可達安峽之順昌洞玉溪則可達伊川之廣福山鳴
泉則通兔山谷山之招提谷而廣福世以挺源盤谷
稱之者也其深密豈患於八山之不深乎玉溪有翠
巖姜丈趙友明履李友奎臣田庄必爲吾主人趙李

自幼共業可爲麗澤佳隣具兄子受與余六世同居
里閭年前先我着鞭已卜兔山新居每有惠好之請
金友士重乃余姓不同兄弟而亦有分山之約每於
羽化亭近處憇息余偕隱朴兄是余敬畏之師友而
今有携手之約余若避世遠來縛屋墾田種黍養雞
於此間則數三親舊必爲大歡喜而不落莫矣孰得
以禦之哉然婚嫁粗畢然後可以議此未知何年月
日遂此巖耕谷汲之生計耳

江上問答辨

江上問答者遂菴權公門
人韓永叔弘祚所錄也

問尼事始末先生曰此非尼事乃國事也請劈初

言之麟坪之子諸福素驕桀今 上初年數有違
豫諸福陰蓄不逞窺覬非望但時西人當路恐難
售計遂投合諸南以鐫穆為帥欲為排擯西人之
計而但無隙可乘乃相與密謀以為宋某乃西人
領袖若排去宋某則諸西必盡起而扶護矣隨其
扶護而次第擯去則可以盡逐西人而第逐宋某
罪案當據何事又謀曰已亥禮論終拂人情以此
為罪案則去宋某如反手耳遂乃潛間內外以煽
甲寅之禍時積為首相諸福乃潛見積庶子堅曰
今 上如有不幸汝使我為嗣我當兵判汝矣堅

大喜遂祭天為盟時清城獨掌西銓密知其機遂
審察以成庚申之獄大抵南人則以此獄惟福堅
窺覬非望罪止其身足矣然猶異於犯弒之逆云
至於黑水輩則謂被士禍而視清城猶衣貞此南
人所以冤庚申獄也彼拯是權認之壻拯翁推是
李櫛之壻權李即南人巨擘而權子愔李子三達
又南人中最桀者也拯推多與愔三達相處大抵
人之密好以情相告者莫切甥妹也庚申之獄所
聞者無非愔三達之言清城之事所聞者無非愔
三達之言而拯本虛弱遂為其說透涵以清城為

後曰大禍之魁且自意尤菴自巨濟來若聞清城
事則必與清城有異矣及尤菴上來聞獄事乃曰
清城不無衛社之功拯乃失魄大驚曰此爺所
見何為如此若隨此爺終陷坑塹必如畢齋之寒
暄矣始生角立之心而不得其援及得玄石然後
始有背叛之跡矣其得玄石抑有曲折昔老峯常
自謂使我當路則必為靜栗二先生未施之事業
當庚申後文谷為首相老峯為左相清城為右相
老峯素不快於清城且惡與外戚同事之際清城
適使彼國老峯遂欲設施以語文谷文谷搖首曰

當此新經大獄主少國疑百姓未附之時惟當靜
以鎮之以延國脉不宜紛更以致顛覆也老峯不
得下手而士類以為閔相前日之言都是虛張今
已當路何無一事攻訶沓至老峯悶甚以為吾之
所為阻擋者文谷也使山林人在朝則豈有如是
遂欲彈去文谷而致尤菴即白上遣承旨以招
尤菴尤菴不來又招玄石玄石曰我雖欲入而但
山野之人無主人不可濟事老峯曰我當為主人
玄石曰豈有山林之士倚戚臣而能為國事者乎
老峯尤為悶鬱曰使尤菴在此則八來否玄石曰

直齋集 卷十一
然則幸矣老峯白遣承旨且書尤菴曰雖不欲當路願暫上來以致和叔如何尤菴曰吾雖嫌難供職使我為和叔主人則吾豈不為乎且吾有欲請太祖徽號事請後當留為和叔後援遂自驪州赴召至京江邀玄石諭以同入之意玄石樂聞遂即入京日不離尤菴執弟子禮甚恭玄石曰尹子仁可招而來尤菴曰子仁肯來否玄石曰先生與小子皆在此渠安得不來尤菴曰第招之玄石即白上招拯拯來止果川羅良佐家辭職不來玄石曰吾當往見與之偕入遂見拯拯留與同寢

謂曰追錄勲削而後可以做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拯曰外戚之黨擯而後可以做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拯曰今之時態異已者斥之順已者扶之此風除而後可以做事兄能之否玄石曰不能蓋追錄指金蓋勲李師命輩也外戚指清城光城老峯也時態指尤菴也拯曰此三者不除則吾無可入之路矣因留玄石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愔三達之言以為若隨尤菴大禍將至玄石遂大惑無氣而入來尤菴已知為拯之所中矣玄石乃不稟尤菴直入榻前力排徽號之議還走坡山

尤菴見事機瓦解自高陽入金剛仍歸華陽自是
京裏少輩趨附玄石玄石與拯甚好而拯黨漸盛
於是乃因其父墓文及所謂木川事而遂叛尤菴
以下姑
不錄

遂菴答及得玄石然後始有背叛之迹

卽下方京裏少輩趨附玄石玄石與拯甚好而拯黨
漸盛於是因墓文及木川事遂叛尤菴之謂也其條
有說茲不壘云

遂菴答遂自驪州赴 召至京江邀玄石諭以
同入之意玄石樂聞遂卽入京

尤譜壬戌條九月戊寅自燕歧發向京口乙酉玄譜

十月乙酉會玄石朴某甫於廣津玄譜禿浦一當有誤江村

○丙戌至城外丁亥詣闕 上特命除肅拜引見

○巳丑因承旨李玄錫疏上劄陳情仍乞休致卽

出東郊 上遣承旨及宗伯傳諭挽留目玄錫上
疏云云先

生猶不敢留
仍向萬義○十二月壬戌至三田津上疏告行

轉向驪江 上遣承旨賜批仍命偕來○癸亥條

正月癸丑自驪江發向京口○丁巳詣 闕陳劄

復申前請 上答以面諭特命除肅拜引見

玄譜壬戌條十月乙酉目與尤齋宋公
會宿于禿浦○癸亥條

正月壬戌以 手札申召○甲子始登道進至東
郊忘憂村○二月丙子承 命入對熙政堂

据遂菴之答則尤玄相會後即同入京而其實壬戌
相會後尤翁乍八城因李疏旋出城向萬義轉向驪
江癸亥正月始八城玄翁罷還楊山癸亥二月始八
京矣右尤玄譜可考其尤翁自驪赴 召云者亦誤自驪赴
召者癸亥正月事也此時則當曰自燕歧赴 召
矣此則無關於辨析而既係差誤聊並訂正下方來
止果川還走坡山二條亦然

遂菴答玄石曰尹子仁可招而來尤菴曰子仁

肯來否玄石曰云云尤菴曰第招之

玄譜辛酉條正月 別諭宣召目二十一日領府

頗數開筵之時云云小臣者耄不能盡啓沃之責
朴某尹拯諸人此皆自前招延者並宜招致以備

顧○玄集與尹子仁書今夜與尤齋同宿說兄事

云云某勸為書諭以必來之意函丈快諾正廿二
卷三十

一板○答尹子仁尤丈絕粒云云頃嘗謂余子仁自

有私義可使治兵及見前書猶曰子仁雖如此必

當一來長者誠意如此又何可不承耶正廿二卷
三十五板

世以玄石之招為古談尤菴之答為苦色而据上三

條則尤菴之於尼尹殆亦不然矣第一條 筵請召

直齋集 卷十一
致係亦人事上語第二條許以書諭亦或可謂漫應
之語歟而第三條必當一來之云則却不無遲之之
意至其可使治兵云則又為之消詳其來後處置矣
遂菴答拯來止果川羅良佐家辭職不來玄石

曰云云遂見拯○留玄石三日

玄譜癸亥條甲辰

五月之甲辰

與明齋尹公會宿于漢

江

目時尹公承召至江上

○乙未

四月之乙未

復拜吏曹叅議

据遂菴之答則玄翁之見尼尹似若就羅家為之而
年譜則漢江云盖尼於初頭來止羅家向後自羅家
進至漢江矣否或玄翁約會漢江而尼進來漢江矣

不然玄翁是時方帶銓銜漢江江郊自可還往而羅
家之霜草里則畿也何得任便畿行而淹留三日耶
處所當以漢江為正而三日之說未可知

遂菴答玄石遂大惑

玄集答尤菴書門下去就云云大抵所重一在臺
閣避辭一在親舊勸去而鄙意臺避不過為及城
一疏之資親舊之勸計被近事所動自謂謀忠長
者而未必為忠今日 聖上既許休致又請仍留
恩義兩盡無一所憚廊廟諸公又皆相信非宋朝
馬趙可比乃反以小嫌浮議脫身還歸有若一介

處士者然未知於義何如以此知所謂謀忠者未必忠而鄙人瞽說方始為忠切乞深思平日與國存亡之大義亟遂一掉入覲之志某賤疾已劇方擬昇歸而姑亦不能無覬於肩輿之再入以此趙起也正廿二板○答尤菴自門下東轅以來獨滯旅邸無他馭為日望函丈之還都有所稟承而裁度外二卷四板○答尤菴某在城時既待先生之行而不能得云云正三十三板○答沈德升最後鄙人以待尤丈遲留之際云云正三十三板○請修德立政疏只欲遲徊時月之間以待大老言歸正十一卷十一板

○請預議賑恤畿民疏臣固仰恃 聖上特達之知其於大老所賴亦多矣今臣獨留踽踽涼涼居則屏輦窮巷行則墻埴冥途臣雖欲貪戀冒昧踰據不去人將謂何正十一卷八板○ 筵中講啟當初宋某亦以共濟國事之意致書於臣故臣果上來而頃因意外事今已還歸故士似難速來臣之獨留無益亦明矣告退十八卷四十三板正
大惑云者惑尼尹隨尤菴大禍將至之說之謂也審爾則輟當初共貞之計而亟還楊山玄翁丁卯以前則居楊山見下真如所謂還走坡山之為而奚為其遲遲其行苦勸

尤菴之還入苦待尤菴之旋歸而及尤菴終不還入

終不旋歸然後自當身亦始告歸耶右答尤菴以下

玄離朝之先後而其間之為月餘則又見下還走坡山云云條下言者又謂玄石之

請召還尤菴為逐去尤菴之意審爾則正宜尤菴歸

後留身專局做得所謂少論之事而奚為其尤翁歸

後自當身亦即踵還耶玄翁於此蓋有抵尤翁一書

正二十三卷十二板真可以泣鬼神矣其豈逐去之意耶

附遂菴語錄余於癸亥年燕侍先生勸先生曰

玄石所見牢固必不肯背我背我者尹拯也儼

錄

除是牢固二字正玄石規模玄石非但所見尤翁知

之矣玄石非大惑人言之規模矣遂菴於此偶失稱

停矣且玄翁何可謂畏禍耶戊辰劄可見矣此尤翁

之劄也先師嘗答鄙書曰昔年遇宋德普於難上問

世多言尤齋函丈於吾師門與前不同然否德普曰

戊辰前或不無是事自戊辰袖劄後舊疑頓釋無一

毫滯阻之心云云芝村李公亦嘗對鄙言尤翁海上

致感悅而然云云德普尤菴孫開寧淳錫之字然遂

菴語錄又一段曰玄石之於老少雖以調停為務或

有是非之模糊其心則自初至終明知尼山之得罪

倫紀以李志達欲見尼山而至於當初老少之論則

尼尹染於南人而又欺玄石故玄石初以老為濁少

為清漸見所謂少論趨附權貴蹤跡鄙駭故畢竟是
 老而非少鴻錄云則遂菴亦自知玄石之人矣最不
 知者今人耳惟其模糊云者蓋指初年兩非猶重
 時說話而此則正是初年事也濁老清少云者玄翁
 本意廟堂臺閣不宜偏重見故方老少初以廟議重
 臺論輕扶臺論而臺論故扶之而已別無稱以清論
 處矣癸亥一疏論廟堂臺閣亦多直道清裁又曰大官不
 能毅然正色擔當國事小官不能合彼此之智通上
 下之議云則宜推重處少非不能重而老亦推重可
 疵短處老不則宜推重處少非不能重而老亦推重可
 賤何嘗有劃定界限分濁勘老清屬少之意耶此玄石
 意耳疏見正十卷卅八板○遂菴尼欺玄石之云即
 玄石見欺尼尹之謂而其實不然元來扶臺事即玄

石自已本意即然之致初非聽外言而然者而見欺
 尼尹則尤非事實蓋遂菴則認以玄石此事出於果
 川見尼後見欺尼尹之故而果川之行在於最後之
 五月扶臺事自其前二月八月初已然矣具見狀譜
 及文於老邊追勳則斥之而此則尤翁亦斥之矣見
 譜辛酉戊辰八侍召陳對條○尤翁又嘗勸玄石
 云此事甚重何不再三陳白見玄集筵中講啓正
 十三板四稱光城清城曰外戚諸人有功國家不可
 不善待親記云則雖尤翁衛社之褒蔑加矣文
 谷老峯則推重其德望文雅覲疏就以為宗主善類
 若宋馬趙答崔汝和書有此意而做主人造朝矣其
 老峯見招時辭謝云云只就赴招上言嫌而嫌其地
 非以其人則又何嘗濁之耶雖嘗以為朝廷之清雜

之偏勝不違未必為士類而偏勝云云似係言病於
清城而正自非大段題目推重處如有功國家之云
及哀詩中罕世文章蓋世勲之向則顧未嘗見待之
不厚矣伊日朝廷固以為君子朝廷而清雜云云別
有所一語所指則其亦同已未必皆君子及一爛蠶
妨全篋底語意而無干涉於所指之外非指斥於廟
堂之上則亦何足
為濁老之證耶

遂菴答尤菴已知為拯所中

玄譜癸亥條甲辰五月之與明齋尹公會宿于漢

江

尤譜癸亥條丙戌四月之發嶺東之行辛丑○

丁未自金化向京城至永平因諸臺以體統說引

京還歸華陽矣

据尤譜則假令玄石惑尼說八來而尤翁此時方在
金化矣自金化又仍未入京矣無由見其往見與八
來而知其中否矣遂菴豈非當人而其於事實不能
無差類此論人論事不其難乎此
下三條尤不
可以無辨矣

遂菴答玄石乃不稟尤菴直入榻前

玄集 筵中講啓癸亥條四月十日宣政殿 晝

講人臣之於君父追隆頌美云云第適得見列

聖行狀云云故臣昨與宋某及領議政金壽恒語

及此事云云正十七卷○答尤菴書 廟議雖曰

大事固已面論其槩而後有所陳達正十一卷○與

尤菴前稟 廟議曲折竊計於先生雅旨有所不

概外二卷
卅九板

据此則經稟尤菴後八 榻前矣何可謂不稟耶

遂菴答力排 徽號之議

玄狀前一月尤菴發 太祖追加尊號事有收議

之舉而先生方拘臺論不敢獻議至是八 侍書

講畢曰云云即下壬午 ○玄譜癸亥條甲子三月甲

子因臺評留疏徑歸日癸亥以太祖追號收議

違上命禮即就問又不 ○以 手札別諭促召

敢獻議是日留疏出城 ○四月癸酉降授司直赴 召入城 ○壬午八

侍宣政殿

書講

目講畢先生進曰云云
即追論 廟議說

世以玄翁追論 廟議之在於議定之後看作必為

遂菴答力字
亦帶必字意 立異有何事情者然而其實玄翁之於

本事所見絕異本不欲苟同而當初收議嫌未獻對

故至是追 啓誠如狀譜曲折而然矣蓋勢然也譏

玄石之於
稱好之事考諸兩門文蹟可知初稱好之說未知何

附玄集與尹子仁書今夜與尤菴同宿云云某勸

為書諭以必來函文快諾正廿二卷卅一板
癸亥二月四日 ○與

尹子仁尤翁絕粒云云及見前書猶曰子仁雖如

此必當一來正廿二卷卅五板○與李養而但

主上好賢之誠更篤以子仁之退縮今已首路正

二卷四十二板○答尤菴最是子仁既承四度

傳諭始乃回頭定計擬以晦初間到城陳辭真可

謂奇事正廿三卷初板○玄譜癸亥條甲辰五月

辰與明齋尹公會宿于漢江

据遂菴之答則玄翁之論 徽號有若見拯之後惑

拯之故而論 徽號則實四月壬午也見尼尹則實

五月甲辰也尹於癸亥宜無再來之事而以玄翁諸

始有四晦五初起身之意而玄翁之見尹論 徽號

在四月見尼尹在五月則論 徽號何可謂在見尹

之後耶論 徽號既在見尹之前則惑拯排號之云

無事於辨矣

附玄集五辭吏議疏國家之置廟堂臺閣要令同

寅協恭可否相濟雖今憲啓所宜先自廟堂酌斷

鎮定使臺論隨而歸宿云云正十卷卅七板○論

光南事一段○ 筵中講啓癸亥條四月二日熙政堂

引見臣意釐正貢案本也裁省其弊末也若於

平常無事時預為釐正從容改革則公私俱便民

蒙其利而今既不然當此大無之日徒以裁省為

事都下民情因此潰散窘蹙至無營生自保之計
云云

玄翁之癸亥異見 廟議之外金論裁省亦然此豈
皆惑尼尹而然者耶然與 廟議事皆在見尼之前
者月日事實如右矣就又金論裁省二事亦世人之
目以立異者而玄翁之於光南只金益勲受國重任
不能善處人言之來固其宜矣此一語而已觀狀其
欲酌處者固欲其臺論之稍伸而亦欲其罰止於削
黜耳以當時物議言之直欲殺光南耳何止於削黜
而玄翁則止欲削黜以是而受一邊唇舌多矣
玄翁三辭工參疏所謂雖於金益勲一事物議喧騰
人欲下手於其間者輒生酌處之論至今為士子

輿人之罵端何傷於光南乎是以光南之子孫無甚
云者即此也嫉玄翁之事而世人則斷斷不已有若私讎者然此
未可曉裁省事亦只欲待年豐徐行耳觀於疏多非欲
元已之耳庸何傷乎

遂菴答還走坡山尤菴見事機瓦解自高陽入
金剛仍歸華陽

尤譜癸亥條甲戌甲四胡之省先墓于西山而歸○
庚辰入參 朝講○丙戌發嶺東之行○己巳五

之已泣辭 寧陵巡路之外泝江東歸
玄譜癸亥條六月己卯四疏辭乞歸即出城

据遂菴之答則玄翁之還楊山非坡乃見下即在論 徽

號之後而論 徽號在四月之壬午見上力排還楊

山在六月之己卯見右譜其間為一月有餘矣据遂菴

之答則尤翁之行在玄翁還楊山之後而尤翁之離

京在於四月之丙戌其大歸華陽亦在五月之玄翁

之還楊在於六月之己卯蓋玄翁自尤翁行後獨在

臺事大歸華陽後玄翁亦即捲則其間又一月有餘

矣然則玄翁何可謂論 徽號即還楊山而尤翁之

行烏在其在玄翁之後耶 附玄譜五十二年己未○九月移居揚州目先生先世墓

下金谷村○六十年丁卯○移居坡州廣灘

且遂菴答中坡山之云据此則非坡山乃楊山也盖

玄翁己未以後丁卯以前連居楊山而丁卯前則無

坡山矣

遂菴答自是京裏少輩趨附玄石玄石與拯甚

好而拯黨漸盛於是因其父墓文及所謂木川

事遂叛尤菴

少輩之不滿尤菴者見玄石之追論 廟議即必竊

喜曰玄石之於尤菴亦有如此立異之事云云有若

金論初頭趙光甫聞尤菴雖死無惜之說大喜曰長

者所見亦與吾輩同云云見江上問之為而既竊喜

之且竊歸心則趨附之云理亦或然但無實跡可證

論非他干連直當身所見然故申所見耳非有意於

貳尤菴非有意於合少輩則少輩趨附他自趨附非

玄石之麗松栢非松栢之所知其為趨附蓋亦如此

玄石與拯甚好而拯黨漸盛云則解者以為此是玄

石與拯好故趨附之少輩資送拯所使拯黨盛之謂

也愚意遂菴之意只坡與尼既好故在後輩亦坡邊

謂則於玄石不干波之尼黨上間架不明終亦於玄

石非好語可歎抑有一事非玄石則無少輩耶既有

不來合耶此說如何此則不然矣玄石之於尼尹兩

世相從非無交好而惟其叛尤翁一節則即其止之

力責之切非斥之嚴壬戌之甘露面言甲子後長書

書牘及厚齋玄石豈反有資徒黨助其勢之理耶况

語錄者無非此事證矣其甲子與尼書曰兄書正當以流一邊欲攻尤

火輩趨附自少輩趨附玄翁不干自玄翁翁而未得其窾之際於是搢紳章甫爭相奮激公肆

不干如上所云既不相干無容資送者耶詬辱於長者不啻狼藉外五卷夫責尼山以和應以

輩並攻尤菴如此則况自當身而資送少輩助其叛

尤耶答滄溪又曰甲子以後少邊皆尼黨也正卅二

玄石若是尼邊則裏許人也其又有此等語耶卷十板

附玄集五辭吏議疏國家之置廟堂臺閣要令同

寅協恭可否相濟雖今憲啓所宜先自廟堂酌斷
鎮定使臺論隨而歸宿則方可以尊國體伸公議
云云正十卷○筵中講啓大槩爲國之道廟堂
奉承 聖旨主掌國事而其事是非一任臺閣公
議臺閣言之而廟堂改之臺閣雖或過激廟堂亦
當優容以之共濟國事云云正十七卷○三辭工
叅疏君者譬猶元首也大臣其股肱也臺閣其耳
目也必合元首股肱耳目而後方成一人之體比
者 殿下以臺閣之侵犯大臣盡遞其人而今又
大爲聲色亟加遞罷是猶任股肱而廢耳目正十卷

二十○筵中講啓大臣體貌雖重臺諫亦不可

七板以官卑輕視正十八卷

附玄集再 遣承旨傳諭後乞 賜明旨疏小官

不能深惟朝廷大體合彼此之智通大小之議舍

已從善各主私見無所準的正十卷○三辭工叅

疏體統之言既出於元老所當斟酌遜辭以示異

謝歛縮之意而有不能者還收之請勢固不已而

語意之間殊不裁度此皆前後臺閣之失正十一卷

二板○答崔汝和書况後進所處亦未必十分公正

可以遠愈於廟堂諸公者乎正廿二卷○香洞問

直者集卷一
答至於勢成威立之語當初小生亦以為過矣與

尹子仁別紙正
片二卷廿四板

除是世以為玄石與尼好故為尼地故扶少輩以成

給尼勢云蓋玄翁於光南事光南事所聞尤詳而玄

來文谷老峯言之本家人亦奔走來告故詳玄翁則

無是故不如嘗與李士亨書有曰頃日筵說論者

必以不直非大臣而是臺諫為我之罪而生既不克

究知當初微情自不得不如此云云見玄集正廿二

卷四十二板其謂不克究不知云者即亦詳不如尤翁

之證也本事上詳未詳之不同如此故於臺論亦所

見差殊矣然光南事云則包煥適所見與大老大臣

重夏在中光南則本不深論

微不同而平日意思廟堂臺閣切宜相須不宜偏重

右辭吏議疏以至是以廟議之偏重臺論之不競扶

下四條可考

之以臺閣之故而扶臺閣非然諸臺有不是處則論

其不是而斥之之處又多矣右乞賜明旨疏則此

其心無適莫而然矣如果故扶則扶之而已寧或斥

耶扶非故扶則所謂為尼地者亦自破綻果為尼地

則甲子後十數長書參師道於君父明言痛斥者抑

何歟資徒黨助成其勢者然耶千萬誣罔矣其無異

於作俑者矣

世又以為玄石為少論領袖此亦指目然耳非實狀

也夫不苟同於尤菴不俯就於少輩此玄石規模領

袖少輩非玄石意也如以為有領袖少輩擬西河於

意則淺之為玄石矣

直者集卷一

二十六

參贊而被劾於少流之安斌領袖則然耶金論再發
 後答滄溪書曰臺閣初為勉從後不停論廟堂見其
 論議猶不行於少輩已無所憚正廿三卷七板又答申寅伯
 曰前日酌處之論不為後來諸賢所信卅八卷苟領
 袖也則論議其有不行而少輩其有不信耶俞朴遞
 罷之 筵請還收特從前廟堂臺閣不當偏重之餘
 意及邪毒二字傷 王言故耳直公言耳非他連矣
 眼明心公者自當知之其後吳趙黜罷後一疏亦只
 前意清城疏牽係戀顧之云則蓋情外也况有挾而
 發者乎時有削勳啓將發之聲而疑玄石主之清城
蓋以是生憎於玄石之故○且清城疏以玄

石原疏中枉直說大段操切然清城疏以為今指持
 諫道一而為直者則為其陽浮慕而陰排之者亦可
 為枉者歟云則猶亦疑辭而今人則以是之故而直
 謂玄石直吳趙而枉尤卷也所謂青於藍者耶原清
 城癸亥故直以豈純心耶惟以吳趙輩於金論爾勝
 廟堂之故而直以是為言則既犯嫌端事固且輕故
 遂借陽尊一欵以重其事有若左祖尤卷者然則
 清城亦陽尊秩耳宋景微以下非真誠之清城則認
 以衛道尊賢虛間之玄石則以為夫甲戌以後且無
 直少輩而枉尤卷也其亦左矣
 論只六年屏廢與尤卷同屈伸拯乃騫騰之日而不
 與其列則斯其為少邊耶甲子與尼書兄書正當少
上京裏少輩趨附玄石條 尤可痛者宋景微連衡樹
下似此又豈少邊語耶 夫樹黨二字即玄石深惡
 黨之說也見尤譜癸亥已 夫樹黨二字即玄石深惡
 絕痛幾於疾首者也平日恢公祛私打朋破黨之說

直者集卷一
之勤勤懇懇而見諸文字言論者上自疏書以至雜
著多不勝書常又引朱子釋黨字說以為相助匪非豈士君子所為乎云矣其哀痛
惻怛中正無偏之公心至意千載之下即必想見其
苦心血誠而太息而繫歎矣謂玄石樹黨懷邊則君子黨而玄
翁於此尚不欲則伯夷貪矣其豈取信於來後耶宋
校理錫疇雖不滿玄石宋嘗對遂菴嘗玄石文章言論
其師玄石事師門則以為可信殊不至甚所著構禍
吾輩亦信師說而已奈何云始末亦無及玄石一言至景微則侵斥玄石作一家
計其編尤譜事關玄石處率用意深切措辭張皇侵
過事實孤行證說要必有害玄石而後已海上訣書

在尤門亦自不可沒之文字而惟其惡托重於玄石
而欲滅其跡也尤菴自不捨而景微欲私離之得乎故既不載集又不
登譜師心去取不顧事體今之登譜村李公所為吁亦異矣謂
尤菴猶未盡知玄石云則夫尤菴知人如何先見如
何朴世堂註南華則知其將有思辨錄之豈百景微
所敢幾及所敢幾及耶而其於玄石推重之盛交際
之隆癸亥以前尚矣無論伊後如丙寅丁卯間疑阻
亦極矣雖則疑阻終亦不捨遂至有海上之書則其
豈無所見而然哉玄石之言為心事如景微所云則
尤菴豈不看到而以尤菴規模豈為是終不捨哉夫

如是而世之人則信景徽不信允菴其亦異矣其亦異於遂菴之答宋校理矣惟以允菴之視玄石者推究而處玄石則幾矣

且玄翁當初雖有扶臺諫兩非懷尼猶尼重之論而

臺諫則旋已捨下特以時方在朝而言路故扶之事過身退之後則從而捨下江上問

答漸漸生憎少輩之云亦捨下之一證至甲戌則又燕越矣懷尼則已

庚以後定論彼此涇渭不翅嚴矣何論於已往乎今之人後來從違不去究觀當初已往追持不已者豈公心哉世又以爲懷尼定論無文蹟可据者亦自可異其將馳書走牘談今說昨家道而戶喻耶無文蹟

云者蓋玄翁已庚以後不復提此事於書牘間之故而其見於言論者則哲矣全書大全固人所信服精義語類亦程朱言語並行來世未或重輕則言論者亦玄翁言論耳何謂無据而於懷則如服素帶三月主張其道峯並享甲戌名義之一循其軌轍於尼則如甲戌薦引之無一言相及不許人往交師友考證之見意其見諸行事之在於言論之外者又如此矣其言論行事見諸諸文蹟者略錄如左

玄石語錄先生曰尹子仁處父師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此後則只以舊誼通寒暄而已至於講論

義理則不可為也厚齋錄○懷尼變出先生曰以弟
叛師又為詬辱實悖於師生分義後來多扶尤丈
以此至遭尹推罵詈之辱先生曰渠家既與尤菴
不相能有此不好舉措而又欲使他人效渠之所
為豈不恠哉全○先生曰丙子以後我朝服事虜
人今六十年矣若非向來尤丈明大義以扶之人
必狃於見聞不以為異到今人皆知 皇明之可
尊事虜之可恥者皆尤丈之功也全○癸酉十月
侍寢溪上一寢後先生警言咳鷄未鳴也先生呼世
瑗曰君醒否對曰醒矣先生曰君知子仁否對曰

自其祖父八松公與我會祖云云先生曰世誼如
此似不至相絕而前古所無之人倫大變自此人
始後生輩知此義可也李世瑗錄○玄石行狀嘗寄人
書曰尼山與驪相合攻斥大老實為不可之甚者
如此不已貽累於乃翁誠非細故又曰與師門血
戰以蹈惡聲之戒者實有犯分凌節之罪又曰尼
於近日與南尹護逆之論相同而實為之根本並
是寄滄溪者其所以斥之嚴而慮之深也又如此○厚
齋答李季章書文集修正此復明知先師已巳前
後之見頓異然後其於輕重取舍可以得正而無

後悔矣先師嘗撰師友考證曰吾有感於近日事而作此外晚年大定之見聞者非一二而某之所嘗親承者又不翅丁寧至今銘在心肝若不以此時發明師旨其罪大矣○答申明允蓋先師自壬子後寄尹長書二十餘紙云云尹終不聽至庚午書略曰不惟兄之不用吾言吾亦不能爲兄忠謀自此彼此間扶抑之意與前頓異屢發於門人酬酢之時不翅丁寧○又先師晚年懷尼間扶抑之說自己庚後於彼此事更不提入於書牘文字間只與門生子弟酬酢說話而已某及直令之所聞

非止一再尊伯舅與鄭友真卿所受之說又不翅明白○與士直况已庚以後先師之見與甲子間大段不同彼此是非之間一扶一抑別若黑白此則台與鄙之所詳知○又申疏停止云而不無遺憂蓋意申與傅輩徒知當初調劑時說爲公論而不知後來隨事權衡痛辨是非者乃是大定之公論○厚齋語錄余嘗請曰玄翁之處尼尹云云先生曰此煞有曲折吾師門與尼兩代誼分甚篤必欲調劑不至太甚者是乃本心及其輾轉誑誤不聽規戒則交道亦不能如舊吾嘗請師門以處義

之道師門教以云云錄見下玄石語既以師事而安
有斥其本源心術而至謂剝其皮而滌其腸乎自
余屢書而不見聽余知其無可奈何而不復言自
已已以後雖不絕書尺更不及義理與不識義理
之人何可更論義理耶云云且於尤丈則一意尊
慕尤丈受後命則設位哭如麻為服曰尤丈在
世如一個大柱撐巨宇宙恃以有不懼者自失此
丈如失吾之右臂矣李敏坤錄○芝村丁酉疏羅良佐
趙得重等記某石玄已巳甲戌後事為一書方大行
於世良佐則謂某以為先正菴出以大義死於士

禍攻之者將為小人且斥某以先正為戴令並享
道峯得重則謂某為先正作師說扶世道又言某
以為今則吾與尹拯所見不同不可同事又以銓
曹遽擬清望為非据此其徒於某後來議論不可
謂不知○芝村答申明允書甲戌秋函文石玄專人
俯邀及辭退乘曉請去函丈擁衾起坐有多少所
教且曰尤翁在世時吾輩固不無以為病者到今
見之此真難及處仍為之慨歎○又文集事所欲
略加裁量者專為欲免人言而然耶豈以為先生
後來議論既不同不可不遵其意而處之云耶鄙

意實兼此兩意而尤以遵先生後來之意為主
論玄石語錄某曰聞前與尼尹相親之人近往往
有絕之者是如何先生曰尤門人其勢不得不絕
他人本來相識者何至相絕但初非相識者則不
必與之相交而厚齋錄○世以玄石不絕尼尹為言
答權季文書親不失親故不失故是亦聖賢遺訓
云云即其本意之故耳然長書之責語言之斥諸
引之漸次衰薄尤翁訣語之不見為詳答其疎而外
書之非絕又孔子絕也何原壤而胡文定不絕秦檜矣
為絕耶又孔子絕也何原壤而胡文定不絕秦檜矣
文集雜著一段曰邢恕嘗言於哲宗今日雖斬程
其萬段臣不屑也其惡可謂極矣然程子語學者
曰故人之情厚不取疑又曰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
其亦合於寬猛之法云云茲雖尼事前途論其亦

微意之所在矣即尼之不至於相絕其寬也處之
之嚴則其猛也蓋以此寬猛之法處尼而要之待
尼曰尤菴是西人何憾乎其在初頭則嘗語芝村李
公曰尤菴豈不難耶云云所以憫世淵源又如何亦
豈可棄豈不難耶云云所以憫世淵源又如何亦
者以此而長書質疑云云所以憫世淵源又如何亦
真誠之意則知其出於墓文報復及故生罇鬲立
古欺者小則不知也於此甲子報復及故生罇鬲立
產乎方者鑄之駁禮論自尤菴外誰覺其出於禍心
我如老翁之於美村東鶴酬酢時便許以洒然而信
峯尤翁之於美村東鶴酬酢時便許以洒然而信
亦其後以有無智何止三十里書謝草廬於連許
黃俊良栗谷之於石胡文定汝立初不知其為人汴宋
諸賢之於石胡文定汝立初不知其為人汴宋
欺知人不已難乎○附遂菴語錄李志○甲戌夏
遠欲見尼山而玄石力言其不可見上○甲戌夏
先生赴 召初住新門外及夜諸人皆散某獨侍

直齋集 卷十一
坐先生曰當初懷尼變生後閔相大受啓于 榻
前曰尹某有背師之罪此後朝家不可以儒賢待
之 上許之然則到今自下當復陳白禮遇之意
然後用之可也無此一事而銓曹直爲擬望非是
其後請召在野諸人而獨不及於尹蓋其微意有
在也 〇玄石行狀尼原尹氏亦嘗親好迨其後
日狼狽先生曰云云嘗薦林下之士數人於朝而
不及於尼自癸亥以後亦不以招致之意一陳於
廷前焉 〇厚齋答申明允書頃年某往謁先生
于軍場先生出示考證一冊某曰師友道喪未有

如今日者使先生此書見行於世則其有助於世
教大矣先生曰吾意亦爲此而作也其後往謁于
廣灘則先生曰子仁自交河先塋過節祀來訪語
及尤菴則掉頭揺手曰苦苦出示考證則勃然變
色曰何不以吾付之於末端耶卽拂衣起去云云
〇芝村答申明允書廿八朝景齊來訪仍與有多
少說話鄙以爲云云况已已後以至甲戌則先生
意見雖以並享道峯事觀之便已許其從祀矣如
此則先生後來議論可知云云 〇又文集事云云
先生於已已前則不免有兩非之論於尤翁亦或

議其得失及已已後則前所論得失者皆為已棄

之論誠如所示區區固亦稔知承訃日所云云說

話即大義士及所劄小冊之一一刪沒即平日論

者抹去曲折今始得聞沙川及明允何不以此等

實狀明白說及於諸門人子孫中耶若於此信及

則自可無難矣右係

附玄石答李秀夫書尼事亦願賢者勿復云云凡

人得失是非自有公論決非一時知舊為之慨恨

而救護者所能得力正世五卷十○答林德涵李

生萬年曾知受學於李友厦卿聞其到今盛詆尤

菴未知何故此老固在是非叢中然非一二後生

所得云云想令姻好可略警咳續十卷九七○答

權季文區區昏蔑老而愈甚不敢為明是非扶世

道之計茲於向來彼此議論不復有所云云第其

間得失大致不無衡於私心者續十一卷卅○答

林德涵閏月末生始八朝連月卧痛宰臣名士罕

有來見者全不知外議之如何又以略罰徐宰事

及象不佳形勢益艱老論則以罪希載扶尤菴之

故頗欲推獎親近云云續九卷十四板○甲戌○

札此等又未始非文蹟也

直菴集卷之十一

直菴集卷之十二

告文 祭文

告玄石先生墓文

外孫平山申曝謹以酒果脯醢之奠敢昭告于先外
 祖考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
 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贈謚文純公玄石朴先
 生先外祖妣貞敬夫人原州元氏之墓嗚呼今去先
 生之夢楹已二十有七年曝不幸晚生不得侍杖履
 於當日以攀時雨之化則惟有區區羹墻之慕寤寐
 方寸而已恭惟先生有踐形盡性窮神知化之德而

爲天地立心矣有制禮作樂安民立政之才而爲生
民立道矣有窮經著書明理淑人之功而爲去聖繼
絕學矣有格王正事傾否濟屯之業而爲萬世開太
平矣誰謂不信皆有著述與事實俱載文集及所編
諸書有以考徵則可以見得先生之沉潛仁義從容
禮法祖述洙泗憲章洛閩而爲命世之大賢真儒矣
曠之不肖曷能以形容其心法氣像規模地位之萬
一乎只知先生在世爲一邦之矜式去世爲百代之
瞻仰魯論之哀榮西銘之順寧我先生有焉猗歟盛
哉此其凡有血氣者莫敢不致其高山景行之誠况

曠猥忝自出之列者其爲尊親思服詎不有以異於
衆人萬萬也今幸來詣佳城之下祇謁堂封之前恍
然若接乎其金聲玉色之音容慨然莫承乎其樂育
善誘之教誨偃僂徘徊而流涕不勝下情之愴悵單
爵告辭敢薦微誠俛仰哀慕無以爲心抑曠從先生
適傳厚齋金公學而知誦先生之德義服膺明訓闡
發緒論雖非曠之淺劣所可希望而乃所願則第矢
不昧於先生之志事庶免外馳之歸而無見罪於後
世之君子耳矣伏惟先生高靈俯賜鑑格焉

祭叔父恕菴先生文

直齋集 卷十二
維 崇禎歲次丙申六月己丑朔十有七日乙巳從
子曝謹以餅酒脯果之奠敢昭告于先叔父恕菴先
生靈座之下曰嗚呼痛哉先生氣稟剛明精神凝定
爰自童年已守身謹疾保嗇護養又忘榮辱遺得喪
無可以縈紆于內勞損于外者故於少時多少病祟
鮮得以侵犯及罹丁亥巨創而哀毀崩隕受傷於不
自覺知之中則積聚為病肝胃有患又經辛卯憂苦
而號泣摧裂居廬於湖鄉冷濕之地膈痰始膠心火
煎熾矣癸巳春曝隨大人于南邑是冬先生服闋明
年搬還洛第而曝亦陪歸大人解綬之行久別之合

奉問起居則先生謂昨年湖居大段失計痰火猝盛
尚不得為平人然喪制已畢調攝有道則可幸不至
於添重客歲之初累以寒感輾轉彌苦旋以肝熱上
升目疾不細夏間又以肺火有咳嗽失音等疾尋又
有吐咯血痰之候尋醫討藥未見顯效六月先生除
北評事北為國域之邊陲水土風霜甚異七路朝士
之前後受此除者鮮或赴焉其或赴焉未或不病而
歸况先生久病積敗而此行倍萬艱辛曝竊有憂焉
稟以乞免之道則先生以為吾亦自危而顧不至委
卧床席且人皆規避其習可惡今又撕捱義分不安

直齋集卷十二
第可勉強往役歷疇楓嶽宿債乃於八月辭 陛而
發而上營後凡寄數札蓋言痰飲凝滯路熱乘之踰
月苦痛神疲氣喘曝以四五十日三千長程輿馬撼
頓之餘又重之以茶飯雪水眼鼻簿牒體氣所損不
瑕其然愁悶徒切懸情耿耿今歲開正先生內遷仲
春還都曝迎拜於東郊伏覩神觀大脫氣力痿弱而
又聞先生自言在鏡城所患諸症甚重幾危復於中
路受風衝冰甫越雲天兩嶺來卧谷口郵亭榮衛虛
耗不自收拾近京益覺困劣云始知向來痰火二症
植根已固且深受害於大漠瘴寒也驚慮始極焦灼

無窮惟其安處家第寬閒冲適節宣將息閱過兩朔
而證勢未遽大變嗚呼痛哉閏月二十三日先生忽
寢疾而其證依舊是痰火也日就危瘁轉向亟篤時
大人與侄輩費精破神殫窮醫技治方救法靡不用
極而顧陽虛陰熱之不能察也降痰息火之不先圖
也緩喘補脉之不克早也回元復氣之不及時也而
二豎之嬰終不得敵也疾凡十三日而四月六日先
生奄啓手足嗚呼痛哉先生甲子今歲加四二毛矣
夫以如許氣稟如許精神而乃以盛旺年紀不敵一
疾未至中身而奄忽觀化耶方其疾革俟間省候蓋

謂已隣鬼關又云苦未速化而回春無望知不可爲則燭熬煎迫中心如擣而惟以親愛之情冀望之衷尚有所恃誠不忍一朝棄背豈意斯疾終奪大限也嗚呼痛哉先生之蘊粹難具述夫其高才通學天地之所付畀國家之所需望爲如何哉而埋沒未施乃至於斯先生其遂長逝而不在斯世耶奈何以堂堂七尺戢彼一木忽忽三日將就九原耶嗚呼痛哉宇宙一瞬今古一息則窮通短長曷足計哉而齋志沒地未有如先生千古之冤恨也天倫至戚亦何限哉而深哀至痛未有如曠今日之心事也天乎人乎胡

忍爲斯耶嗚呼痛哉先生本末豈曠所容盡究者而竊念二十年家庭之間覲德之深承教之悉受知之厚惟曠爲然今送先生千古之行而是爲幽明終天之訣則凡在平昔覲聞之所記擬議之所到與夫今日結轡之至哀摧剝之深痛何可不趁體魄未遠之前而一陳焉以冀高靈之鑑聽也哉嗚呼痛哉先生天人也性實通敏氣本清明姿稟英偉才器神秀其知真精其行完整燭理昭曠受善博大正直公恕非先生之德歟寬弘嚴毅非先生之量歟溫雅恬靖卽其素操也散朗脫落卽其襟期也至於膏臆之大眼

目之高允矣其天得之全而自修之廣也故其家篤
孝悌鄉著忠信內充其學外振厥聲簡重於威儀貞
固於持守城府之宏遠風流之弘長又乃冲澹寡慾
而不以為廉耿介飭躬而不以為潔與物無競而不
以為周視空一世而不以為盈亶乎其栽培之深而
蘊推之備也若夫文章一學寔先生平生之業而業
最專功最密用最貫體最成嗚呼論文於東方蓋見
其多少殘缺矣有意以文鳴世者不乏其人而適得
一端大闡則罕巧而離真者有之浮而駕空者有之
亦有局而無變者亦有縱而無收者無限有得失濶

狹而不勝其委靡踈漏也獨我先生弱齡發奮惟鄒
聖書則取資既真立脚斯正遷固之雄健探得骨子
愈脩之醇雅輸來定格南豐之明暢運其氣也子瞻
之汪洋助其勢也又自上下歷代淹透百家舍短錄
長刊汰與奪於是乎思以通之會以融之要為集成
自家之大體而擺去衰季風氣之所囿故其財成也
典實純厚其命辭也簡易華彰統其鉅蓄其富以之
調而平淡以之機而奇濃音又不促而和舒節又不
遽而整暇意趣神逸火焰爛赫其明灑展拓湧激優
餘者專之茂密之遂而見其效也貫之通成之粹而

直齋書目 卷十二
見其符也是其可與一二拘孿之詞彫篆之章較優
計劣哉精彩之發越材力之敏健吾東之所未見云
爾者此農巖翁所以爲知先生文也嗚呼論先生平
生專文章固不可舍文章亦不可凡今之人推先生
爲文人中第一厥亦不爽然先生心上何曾以此一
藝自居自足乎嗚呼文與道異亦非所謂文也先生
天品穎悟近道爰初治文考其根基則粹然是鄰書
也每於大小篇章垂筆下語必求義理所在未嘗爲
隨意放肆之言而俱不悖於聖賢名教矧復近年以
來頗黜宿嗜深究正學出八乎洙泗之門庭穿歷乎

紫陽之苑藪窮格性理之精蘊體認存察之路逕以
其繁細於華藻者勇反乎玩心高明之功以其馳騁
於詞翰者涵濡乎進德闡章之業則於是有人不及
知己所獨知之樂而隱然安身底家計卓然歸宿乎
吾道也曠嘗求士於千載其高才通學如先生者蓋
少所以謂先生爲天人也嗚呼哀哉先生固天人而
有高才通學而况我鼻祖樹烈勝國二代文獻三世
勲庸惟皇祖考又光大之而先生近承庭訓遠接祖
緒生際昌辰策名明時隆望盛名冠於一世巍峙浩
渟超出倫流存於心者溥遍羅絡修於身者贍裕優

直齋集 卷十二
餘自未釋褐雖無憂國之言已有憂國之志而既位
于朝自任甚大經綸事功非吾而誰致澤贖襄非吾
而誰吾學未至不可需世益自培養積久揣摩論時
洞快識務績密利病損益昭晰了豁則朝廷之是非
得失人物之賢邪枉直莫逃於眼中 君德之輔導
啓沃民生之安保全活恒着于肚裏是將道光王猷
業崇經世矣彼以文人中第一推先生者顧不亦隘
乎嗚呼痛哉上天之挺生先生者夫豈偶然若將有
爲故其賦與之盛成就之隆誠亦間世矣獨恠夫畢
竟傾奪若是猝遽以淵雲黼黻之文俾不得賁飾昭

代以經緯光明之學俾不得展布擔負使其奇偉之
才志已於蟠鬱磊落之規模已於輪困業不長而功
不成優於理而短於數也曾是蒼穹茲極難諶天乎
人乎胡忍爲斯耶嗚呼痛哉先生之逝我知之矣夫
以吾東數千里偏壤三百年衰運得有先生三十六
載而學究今古文洗污穢已是厚福又安得久而全
之乎然先生今已委命順理任運乘化則窮通脩促
豈有介滯於冥冥之中者耶嗚呼痛哉易簣之夕親
賓八訣神識不亂答問凜烈其告大人及姪輩曰先
集校而未刊家狀修而未整諒不肖而抱慟雖泉下

直齋集 卷十二
而難瞑其告一二同志又以天下書之未了為在世之遺恨同乎陶令之於飲酒也意氣安閒固坦于化正冠整席恬然而逝是其存養之剛方立命之嚴毅到此正終之日而始判其平生不苟則尤不可尚已惟其所謂高才通學之實著在遺集可按而考此於先生為子雲之太玄亦堯夫之皇極是將亘之千秋閱之萬古同炳耀於日星垂輝映於宇宙罔墜焉不朽焉此真先生長留乎人世者庶其無可遺憾乎嗚呼痛哉自夫先生捐館以來今已三易月矣顧此心肚煩寃五內失守情理之痛酷意緒之悲疚與日俱

深往益增積欲寬而不可寬欲抑而不可抑每候大人而仰瞻顏色之慘哭泣之戚既上慰之無辭退即私居而自量弭蕙之懷辛酸之抱又告訴之無處唯
有嗷嗷長號簇簇汎瀾而窮年沒世持此痛哀之苦
永無卸解之期直欲溘然無知而不可得也嗚呼痛
哉先生於曝親是父子之情義是師弟之分也下垂
慈愛之深而依恃者不敢不篤俯施訓誨之勤而仰
服者不敢不至念曝晚生庸品素乏器識頭臚伎倆
百不猶人然其志欲慕古行欲矯俗恁地心迹較然
無它而人皆目以詭恠而棄之獨蒙先生特賜知憐

直齋集卷十二
獎之以天真寡慾許之以質實無雜引八於學法覺
路欲見其進步造詣而乃曝頑鈍不敏持循無所尚
在鹵莽科臼不能超振得出而先生之開導而提掖
之者終始其懇懇無已也今焉先生遽棄背而不卒
惠矣疇復教諭我而鞭策我耶言念及此精魂怊恍
忽忽茫茫頓無生趣此其可堪可忍耶唯有一事昔
有一言憫我悠泛針我頂門實學難做實病難祛要
做須力要祛須克惟此告戒示以門逕庶幾奉承無
忝至教則或不至大戾於先生眷庇之盛意也然而
稟疑解惑之今不可得也問業請益之今不可得也

文字之間難晦日生身心之上鄙吝日萌而就正求
治之無所也儀形未隔親炙未絕則觀感發奮難以
爲力矣是則曝之哭我先生而慟毒號慕者不但以
先生才學文章言行德業之未畢展布而爲不窮之
冤恨也實亦以曝陪奉周旋矜式殷率之不可復獲
而爲罔涯之痛哀也卽其心事之至慟情境之深哀
非直爲親愛之私而已究哉酷哉其將若以爲心若
以爲生耶天乎人乎胡忍爲斯嗚呼痛哉靈辰不留
輜車且戒先生之柩今將何適歸由石湖往卽真谷
之幽宅也石湖卽先生終始棲息之所扁舟孤棹蕭

然獨往酒盞經卷怡然忘歸者計其一生而占其大半
昨昨年夏曝自廣陵從先生會宿於亭上眺望江天
吟嘯雲月豈意今夏扶櫬護喪而過此也牛渚水潮
矣斗峽月升矣臺榭三十勝宛舊依然矣昔日之杖
屨無以陪也昔日之唱詠無以聞也而將與山浦同
其哀思沙鳥同其叫號而彷徨躑躅不忍舉目也人
事之變嬗景色之凄惋一至此極則又曷勝其哽咽
慘愴之至耶嗚呼痛哉今茲告哀千古永辭追慕之
誠靡逮之情滿腔而盈腹無窮之悲不盡之慟充腸
而偪臆千萬端緒罔非哀苦之言豈欲披列於鑑聽

之下而縱使覩縷神志荒擾方寸迷塞忙迫錯愕都
未攄宣言有盡而情不終涕有枯而哀不殺尚何言
哉尚何言哉若其未究於紙墨者庶幾先生之降格
而俯會之矣嗚呼平日陪話必承先生之答教今此
云云乃所以為哭訣先生也耶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氏提學府君文

維 崇禎歲次丙辰三月乙未朔十一日乙巳早曝
以我伯氏嘉義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
府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府君
之柩出垣有日設奠哭訣而至哀無文曰嗚呼痛哉

直者集卷十二
天乎天乎夫何使伯氏而止於此耶惟我先世積德
累功屢百餘載以至于今而不得庇伯氏耶以王考
盛德蓋世厚澤浹人而不得佑伯氏耶且以大人藹
然心德七十年一於是而不得保伯氏耶重以伯氏
精明剛肅之氣凝重堅固之稟而不得享其必得之
壽耶如第虛薄脆劣者常恐其死前乎伯氏以貽無
涯之慟豈意今日乃反先哭伯氏而煩冤痛毒求死
不得耶天乎天乎嗚呼痛哉恭惟伯氏天賦儘高聰
明而端粹持養甚羨簡莊而穩重學以博識雋永而
淵深禮以檢身恭謹而退讓知見足爲一世之著蔡

行範足爲後來之楷模文章可以洗去叔季之陋政
事可以久長治安之術居家事親旣篤愛敬之方出
身立朝克盡忠盡之義公直而舍一己之私平恕而
體羣物之情辯優於歷衆而息爭才長於扶顛而持
危是惟擅二五之靈秀逞間氣之所鍾蓋曠世而一
有豈造次之挺生生並世而猶幸弟乃得之以爲兄
居然家庭之間仰之若喬嶽恃之若棟樑今忽見其
嚮用未極而中途傾逝則驚惑哀愕豈有限量耶天
乎天乎嗚呼痛哉若我伯氏立心制行之近道執德
講政之有法求諸簡策誠不易乎多得攷諸當時殆

直者集卷十二
未覩夫倫比矧其生膺不世佳徵壯有過人令聞王
考文獻之傳繼述有責玄翁道學之盛淵源有在者
乎以故爰在常布蘊具經綸者哲推轂儕友縮手俄
冠多士繼闡黃甲始由侍從終至宰樞雅正之褒
主知則隆貞亮之稱輿望則重橫經法筵 天顏爲
之動色屢掌銓衡同列爲之感服宣化藩臬口碑載
於兩路撰述實錄良史炳於千秋此我伯氏偉績之
一二而竊矚伯氏抱負與器局除非文衡之典大拜
之膺未可謂其到頭自先世以來達尊之位六七作
而必皆享年踰艾躋耆得位非槐則棘故弟以周甲

之壽公孤之爵認爲伯氏之大限而不憂其不至於
此者實爲家傳儻來之物而抑亦舉世所共加額而
顯俟者也天奪斯亟俾其壽不侔身爵不滿德此豈
非大可驚惑大可哀愕者耶天乎天乎嗚呼痛哉伯
氏之逝我知之矣邦國無福伯氏而不永厥壽矣天
未欲吾東之少康而不畀伯氏以端委廟堂之任矣
苟畀伯氏以端委廟堂舉國以聽展布其文學發舒
其才猷則必有興衰振頽拯得一半以壯國脉而成
少康之治矣其不得然者關係非細豈可但以身
功名之豐瘁一家門祿之榮嗇致痛而說哀耶天乎

直者集卷十二
天乎嗚呼痛哉世八衰末陽明之氣自不得支時丁
昏濁正直之士自不能住伯氏之壽不佞身爵不滿
德生無一人之知己死以青蠅爲帛客殆亦劫運驅
迫司命舛錯而古人所謂天之所廢也今其已矣尚
復何論然而弟侍其疾矣又侍其終矣病狀亟篤傍
觀代危而志氣彌厲冠服如常則病能困伯氏而不
能亂伯氏矣形神將離屬纊在卽而神識不迷酬酢
凜烈則死能亡伯氏而不能奪伯氏矣卽其氣稟之
精明剛肅凝重堅固者旣不爲病所亂亦不爲死所
奪矣弟固至今未信伯氏之果亾而常若容儀之復

接音旨之復承而又嘗受誨於平昔雅言則極論幽
明之故而謂必不昧者存焉奈之何其早暮來斯隔
絕冥漠玄棺深掩語言莫通素帷閨寂風采無覩號
咷徒發汎瀾難收此何爲而然耶伯氏其果亾也耶
其果不亾也耶天乎嗚呼痛哉世間險巇不天
無如吾兄弟矣壬午之歲先妣捐背啣恤靡至生不
如死而惟幸吾三人侍奉大人相依爲命汔茲半世
最是伯氏之孝大矣冠冕玉佩以悅之華貫清秩以
顯之則大人之倚重於伯氏伯氏之忠養於大人可
謂極至矣今於大人篤老之景遽舍膝下而其孝不

終大人教以若顛仆於地不自振起弟若半體之割
無以爲生連枝之愛若手足然孔懷之悲填骨髓焉
況在侍奉之下情理慟絕倍萬酷毒心非木石何以
堪之伯氏必憶丙申叔父喪威時矣伯氏於伊時恒
以大人之容戚氣悲心折涕滂而憫不忍於仰瞻痛
無辭於寬譬今日大人之慘疚情理不啻過之則弟
之寃鬱心境何可備究耶天乎天乎嗚呼痛哉弟於
伯氏愚智懸絕以弟觀於伯氏汪汪若干頃之陂不
可涯涘巍巍若百尺之樓不可摸狀今於侑奠之辭
曷能記其風儀之什一耶惟是弟之懶散每悅伯氏

之勤苦而不能學焉弟之輕淺每悅伯氏之峻整而
不能學焉自病失言而不能學伯氏之寡默自病燥
擾而不能學伯氏之斂藏雖不能學而亦未嘗不以
爲弦索也觀感之幸典則之益今焉永壞其誰與歸
世事危駭人生無樂老大窮途憂懼溢目欲不羨伯
氏之脫屣塵世與化爲徒而得乎然而弟亦善病摧
頽潛翳空谷往往如風燈之欲滅與伯氏相離未知
幾何時否假令長年度世卽非攸願自今四十以往
活至五十則十年孔懷之痛也活至六十則二十年
之痛也活至七十則三十年之痛也齋痛抱哀支離

可厭而已矣言至於此清血交頤腸裂無寸天乎天
乎嗚呼痛哉朝省夕定鴈行娛侍之樂何由復得夏
日冬夜鼎坐話心之好何由復續日用事爲切磨規
箴之道何由復見經史義理講究揚扞之論何由復
聽往事水逝愴緒山積興言感念辛酸滿腔只冀來
世更爲兄弟以結此生未了之緣如東坡之詩語而
已惟此可以少慰此懷未死之前所可効誠者只在
於成就藐孤以寄伯氏之典刑梓行遺稿以暴伯氏
之志業即第一重擔負烏得一日忘此而臨沒遺囑
罔非治命安敢不銘在膏肓耶終事既備遠日將迫

伯氏此行無復歸日弟所云云果是何樣說話耶無
窮之悲不盡之痛充腸徧臆覩縷難畢伯氏其不嘗
曰余心汝諒汝事余悉乎不待筆舌之宣告而明靈
倘或照會矣天乎天乎夫何使伯氏而止於此耶天
乎天乎夫何使伯氏而止於此耶嗚呼痛哉尚饗

祭舍弟郎中文

嗚呼吾輩命途險釁不天自壬午以來宜死未死者
數十年耳自丙辰以後宜滅不滅者十數年耳創巨
痛甚何心在世而孤露殘喘頑忍苟活者兩箇兄弟
相依爲命耳然而君固精強其死宜在余後余實虛

國朝集卷十二
薄其死宜在君先苟使君而見余之病之死則其必
盡情於醫藥無歉於殯歛且當盛備肴饌勤搆文字
以酌余虞余矣而奈何俾余見君之病之死而醫藥
殯歛之際多有負心而抱愧者復此列解陳辭與君
爲訣而神魂驚散情思昏錯茫然不知所以爲說嗚
呼謂常反常在理逆理此何爲也此何爲也形單影
隻身世孤危吾何以爲生哀傷痛毒心事冤酷吾何
以爲懷嗚呼君爲吾弟五十有一年耳生連子丑愛
如手足自幼同在父母膝下衣則傳服食則合案遊
則同所寢則共衾磨肥戛骨以至長大讀書論文談

時說事揚考古文講討義理察識治亂辨別是非經
世之揣摩處已之評量交友而尋朋求田而問舍吟
風而詠月登山而臨水携手接袂左提右挈蓋未嘗
有暫違而自君應舉從仕以後始有數日或旬望或
時月之離離則相思思則相會會則相樂不甚知睽
阻之苦及送昌山通州之行則實是年歲之別臨當
去留不勝悵黯而尚以旋歸有日爲慰余猶強策病
軀亦能就見叙懷矣嗚呼今日之別是何別也五月
念間君自東邑還還纔數日而病病纔數日而危以
至臯復其間董再三見及聞急報而進則君已不能

直齋集 卷十二
視余而與余言矣經歲歸來迎晤未洽多少屢積之
懷不暇吐露無限合商量事不暇攄發而依舊鬱結
於肚裏莫可按抑豈知存沒之大變若是其亟而人
事之倉猝若是其遽也君之容儀不復接於吾目君
之聲音不復入於吾耳相見無期重會無因一時之
離猶不任悲憫百年之隔尤何堪慘夜半身如剡心
膽墮墜嗚呼豈不哀哉嗚呼豈不痛哉君之稟賦抱
負與朝野所共期待者不應止斯而奄忽止斯者究
厥故而莫測端秀而穩重君有其質矣慈良而安詳
君有其行矣寬簡而平恕君有其德矣恬雅而方直

君有其操矣是豈未衰之年不敵一疾者也高華而
典麗君有其文矣明白而深到君有其識矣踈通而
敏達君有其才矣周遍而精練君有其器矣是豈沉
淪而終未究志業者也余則擬君翱翔禁闈補入主
之闕遺出八巖廊任軍國之籌策而未見其奢認爲
儻來矣疇克知其科名了於成進士而不果大闡宦
迹畢於一郡守而不遂騫騰年齡止於不稱天而不
享遐筭乎顧瞻今日館閣宰樞之間鬢鬢玉而腰金紆
青而拖紫行呼唱於道路者多君同研之友而考其
文識才器則未必一如君矣天道無知與奪乖當神

理不仁扶抑謬柄彼則使之如此君則不使如彼畸窮無比慨恨罔涯嗚呼豈不冤哉嗚呼豈不酷哉君嘗以豐材薄祿長筭短祿謂是造物之權造物何意差忒於善淫之報智者或闕之而愚者反培之賢者或阨之而不肖者反相之也殊極令人訝惑直欲詰諸司命而不可得矣夫以先叔父名行之盛發軔之早而位未稱德先伯氏望實之隆晉途之闢而爵不侔身此我門祚已衰不可復追先蹟故耶君雖富有詞學才猷而不得擢高科躋達官者同一運氣而殆有甚焉且其決科或廢舉而從容肆力專治作家詞

章則高適之詩可與頡頏蘓洵之文可以比埒而苦被公車之役簿書之勞所妨奪惜乎著述未多遺恨無窮矣嗚呼比讀君之隱說與真樂窩記襟韻曠達氣像清迥薄視妄男子僥倖底功名冷看淺丈夫些少底聲價大有忘榮辱遺得喪之意然則君之不容於時不用於世乃時世之不幸無損益於君身迨今委命順理任運乘化長遊太清之家俯視余之煩冤痛苦之辭豈不爲之拊掌一笑乎矧復歸侍先考先妣之側不離左右怡愉懽娛其視余獨立人世形影相吊之狀豈不哀樂萬萬相懸乎嗚呼君逝而不復

返九原難佐吾生而不能死一身靡靠居諸屢遷以
汔于今百感彌中忽欲狂奔萬緣灰念靜思頓絕心
非木石若以耐忍哀傷痛毒冤酷之極自厭其支離
餘生而加有憂懼之端不止一二先殞何以營立遺
集何以梓行香火何以補助門戶何以扶持幼冲子
姪何以導率成就是皆君在則早晚修舉可以有濟
而余之愚蒙淺弊假令長年度世無以有爲觸處興
念腸摧淚迸踽踽涼涼俛俛子子不知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人理到此尚可久延視息也耶嗚呼君之平
生所蘊百不一施竟抱竒冤蹇屯以終千載何人能

不爲之於悒不食有報可占二郎之必做今日所冀
惟此而已而余之證約於君者又在日後重續友悌
之樂於泉下更爲兄弟於來生以了此世未了之緣
耳嗚呼君之真宅已卜祖載且不遠矣余忍以君爲
將永辭華屋往卽山丘而來設觴豆陳哀告訣耶詎
意今日余與君有此幽明相訣之變耶君之遘疾余
不能有以拯甦而回春君之旣沒余不能有以親切
模狀其行蹟而垂示來後余罪曷鍼余痛曷極嗚呼
尚復何言終天之別可告者多而操筆臨紙精爽迷
亂掛一漏萬不能次第惟有聲淚俱傾膏臆糜潰而

已若其未悉於楮墨者君應不昧庶其鑑燭而惻愴也嗚呼自余失喪君矣越月逾時悲哀內消嗚號躅躅痛疚外鑠天倫一缺不可復完誰我呼兄我誰呼弟嗚呼明寅余何罹此慘毒嗚呼哀哉

祭內子淑人尹氏文

維 崇禎紀元後歲次三己卯七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夫平山申曝因設殷奠而哀告于內子淑人坡平尹氏嗚呼痛哉子何棄余先逝而余何失子後死也昔嘗自以余稟賦虛薄心地輕燥恒意先子而死且以子形質完固性度寬平每擬後余而逝也奈之何

一切反是存沒之變死生之故不易測度有如許者誠未可曉也然而子曾謂余我輩俱已老矣乘化歸盡自是早晚事當喪過哀無益也為誄溢羨不誠也惟此達理之言藏在心今於哭子也何忍為無益之事不誠之語以傷子靈也只余心事之冤傷情境之憾悼非一二端按抑難住安得不略叙以告也嗚呼痛哉子之內外家世俱是壽門尊王考尊先考兩位並得稀年享壽尊外王考外王妣暨先夫人咸享大耄令兄徵君侍郎亦方踰七望八子乃其季以子精神之沉靜筋力之康勁盛有致壽之法而獨於七

直齋集 卷十二
旬之筭云胡將及而未滿也余之所以寃傷憾悼者其何可已嗚呼痛哉子之寢疾本非危篤必死之病也一則膏腹宿症一則寒熱痞候宿症則從前回甦者不知其幾十遭也痞候則未聞人或以此至於有喪也疾作以後宿症與痞候間日迭發欲祛寒熱則妨於宿症欲安膏腹則礙於痞候治道實涉兩難而要之老人元氣先復勗補為是余素昧於病理藥路醫亦暗於臨機應變束手猶豫蒼黃逡巡俄頃之間大勢遽傾痰升氣塞無復可為補劑亦已失時無及於是而子不免為醫藥未盡其方而喪逝之喪也至

痛遺恨有不可勝言余之所以寃傷憾悼者其何可已嗚呼痛哉子之臨終也積痰用事喘急脉沉聲音先閉言語不了故不得有一二遺言遺戒以貽旁人之聽以子平素知思之安詳識慮之高遠宜無顧戀初但於夜晝之常而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余向子孫向身後詎無警戒訓誨囑付之事而都不得以有聞此豈不為平生之遺恨而亦豈不為生人之至痛也余之所以寃傷憾悼者其何可已嗚呼痛哉子之今年捐世非子所嘗夢想也余之今日哭子非余所嘗或慮也今年子之捐世果是天命大限之不

可越者耶抑由人事之有何失誤而致其然者耶子
雖本來清弱神氣姑未全衰精力姑未頓耗縱有宿
患年例一再辛苦而自有預備藥餌經驗得力者賴
以差可支吾兒子又恒慮其元氣漸下每歲必以生
脉散補中益氣湯等劑拮据製用望其扶接綿延其
情可戚今其刀圭諸具尚有餘存者而意外微恙闖
起別症橫生禍出不虞奄至大故余之所以冤傷憾
悼者其何可已嗚呼痛哉子之於余平日相視何如
不以余之愚陋不肖而敬恭相待情義相摯終始無
替沒齒爲期今乃棄余如遺獨留在世余其何以爲

生何以自存也余以孤露終鮮哀苦伶仃欲死也久
生丁不辰憂國慮患欲死也久淵源受侮憤世慨時
欲死也久近又慘遭女喪悲念如燬欲死也尤速何
故迄未得死而見子之逝也到此又不得保有晚節
一段偕老緣福而未失之也余之所以冤傷憾悼者
其何可已嗚呼痛哉子之心德行範世所稀有非余
言之浮夸寔有徵於先君子之教始子八門先君子
察其心行之端良方直深嘉悅之而憫余顛蒙命子
規警子自承此命專以此爲事伺余言談舉止隨時
揀過隨處責善勉厲其問學工夫期無得罪於鄉黨

直齋書目 卷十二
州間寔抱終身之憂而若余之迂於治家踈於謀生則曾不略以爲恨子獨勤苦經紀大而賓祭微而細碎勞心竭力修舉無廢窮約困苦而無少怨尤險艱窘迫而無少嗟咄見余或有苟且之事急急諫止如恐不及先君子知其然而顧余謂以是婦汝之閨門益友也以故余舉我身家以聽子之周旋彌縫而不自以掛意一朝至此不幸罔涯不啻如失左右手也余之所以冤傷憾悼者其何可已嗚呼痛哉子之命途儘其畸也余之命途較子尤畸也子爲余偶帶憂愁而兀兀與窮厄而畢命五十餘年如一日未見夫

所謂安富尊榮底光景而終矣然猶未稍獲免寡居一着惡業也余今不免竟作鰥夫口飢而無處求飽也身寒而無處求溫也當祀而無處求管也逢人而無處求餉也疾病而無處求救也憂患而無處求共也過失而無處求矻也看書有疑而無處求解也遇事有難而無處求決也形單影隻而無處依倚也孤苦窮迫而無處告訴也看此數事人生到此有何趣况也余之所以冤傷憾悼者其何可已嗚呼痛哉子之有德於余不可數計有功於余不可限量而余則於子疇德酬功了無一分半分之可言者此坐余之

窮而老而不才無術蔑可立身成家之故爾尚何足道惟其幸有子女各見孫枝庶當受其榮養少見爲善之報而奚又不能然也兒子力學攻文擬一得時反哺而春暉未報風樹不靜乃今伏於苦塊泣血哀毀女息適人舅家宜之斯固悅親之事而臨年遠離數歲悵阻終未更見而先子卽世此又何事也余嘗以余身後弱子病女累然衰經絜然在疚何以堪支爲憂矣而曷料余欲死而尚未死由子之喪而見渠如許形狀不忍對視也對此形狀不暇悲子而羨子之不暇也余之所以冤傷憾悼者其何可已嗚呼痛

哉人之於世生無所樂死其所安余正如是而生其生實不緊而其死固攸急也子之長逝脫去塵俗煩惱而歸拜父母與舅姑膝下侍奉權娛復續慈孝至情且與先歸女息迎晤而喜則豈不勝於此以生爲苦求死不得者也余之所以冤傷憾悼者其何可已嗚呼痛哉昔余與子在竹西故園也夏日冬夜春晝秋晷每相對宴坐或話心或教兒或抄書或看畫或望月或賞花或飲酒或投壺以爲居室之樂不知年數之不足今何由復得也子之眉眼口耳聲音笑貌志尚嗜好忠告良箴恒著余之三官今何由暫忘也

余雖早晚還鄉子為生行死歸之人回首往事捻成
陳迹我哀誰知我悲誰慰則余於是而便同大鳥斃
翔回也即其所以冤傷憾悼者其何可已殷事始設
略據余臆莫不恻心文未盡情只承之以流涕失聲
之哭而已嗚呼痛哉尚饗

又祭內子文

庚辰六月癸酉朔十有四日丙戌夫申曝因上食哀
告于內子淑人坡平尹氏嗚呼哀哉子為余友五十
餘年從少投老相視蒼顏余敬子賢子矻余愚余歆
子德子勗余志縞綦有負負戴有謠閨門之樂莫此

為幸忻憂懼戚靡不與同死生則否我悲何窮黽勉
契活未矢依倚歷歷往事今成陳迹古人情鍾正在
我輩一存一亾寢驚夢愕八宮不見歲今已周悠悠
年月詎堪哀戀余家生涯蕭條濶落十分貧窶百般
困瘁初晚無別非人所堪其生良艱釋氏猶憐余則
寔命子顧何辜子有令德非所可誣羨質懿行親戚
咸推博識多藝隣里共誦如子善人享此窮厄人亦
有言至冤極痛胡為其然歸余之故受而厚之豈可
然哉子雖不怨余寧不慙半世沉痾又何其奇殘年
哭女又何其酷他土觀化又何其欠臨終無言又何

直者集卷十二
其缺在今追思增余心戚然惟子靈從余在茲勿論
豐劣受余設祭使余心悅但在此事神道人理只得
如許因余作鰥免子爲寡先逝何憾後死何益脫去
煩惱余方羨子關心細瑣子必憫余余居而疇誰爲
寬慰余出而還誰爲迎勞余有心事誰與咨度余有
言行誰與評確子孫迷昧誰復訓飭家事泮渙誰復
整頓隻身子立顧影自嗟餘生凜凜無處論襟几筵
饋奠衰經泣哭生人憑依蓋在於此曾是幾何禮制
有限彈指之頃喪紀將闕送死有已復生有節無已
太遽余存而然過此以往展哀無所余忍以子爲深

古人感念凄苦痛尤難抑迺茲滯緒若爲按制端凝
容範純完德懿夫豈可忘未死長憶幽明雖間情志
不隔凡茲所言子當諒隱知余殘骨朝不謀夕相離
豈久會合非遠如是認定今夕則哭自明以後此懷
安寓坡山祭式夙合余意日後講行與子成說便是
卽事茲用附告有未究語待叙冥會冥會何在余日
望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子金學士室文

汝父聞汝女子之喪訃於湖外寓中哀愕驚動心折
腸摧越月逾時策老扶病始赴哭汝殯以己卯七月

直齋集 卷十二
望日哭陳殷奠而哀告曰嗚呼痛哉余來何遲也汝逝何往也而不可復得相見也余老且病加以憂世慨時願死之心恒在膏中丐死之說常出口頭汝所稔知也而奈何宜死不死反哭汝死亟求隨汝而死而尚未得死衰耗者未死康莊者先死理之逆也事之反常也此何故也此何故也究厥故而莫測悲愴痛愧余其何以爲懷也嗚呼痛哉余今哭汝也悲疚痛冤其端無窮余以孤露之喘又作終鮮之身而偶與汝慈沆茲偕老命途偏窄生育不多膝下只有各一子女汝與汝弟是爾艱難鞠養幸得長成又幸各

有孫兒遊戲左右余於功名富貴自是斷置者也惟以子女孫兒爲眼前懽娛故每對汝慈相詫爲晚景之福汝今舍余先逝使余與汝慈一朝爲奇窮畸薄底人卽余情事之哀矜痛苦何所屆極汝慈之淚顏汝弟之戚容何以相對儘非人理之所可堪忍也此其痛冤者一也嗚呼痛哉汝於余雖爲出嫁之女汝之夫家旣撤鄉居八處都下則余得與汝元無遠離間濶之歎而出入往來源源相見因余老悖昏謬誤爲湖寓而此際汝亦遠適嶺衙遂成數年千里山川脩阻之勢悵望戀結魂夢爲勞殆汝生來一初淒黯

直齋集 卷十二
難制而只期汝歸則余亦當還復得相從如前日無
斃也汝既歸而余顧濡滯未即還乃未復得相從如
前日無斃而忽有存沒變故此坐余之見事遲鈍作
事稽緩而致然斯世何處更得與汝相從周旋以釋
中間脩阻悵黯之憾也此其痛寃者一也嗚呼痛哉
汝於比歲頻數有身婦人產事十分重難而况在向
衰之年豈能無憂也余故每以爲憂而不知以爲喜
也至於今年則又在荐見憐戚筋力漸敗之餘其爲
可憂尤深且切然而汝於前後此事每必安順極吉
出人意表故竊有所恃而不甚過慮既未能躬自往

視且未遣汝弟代余走候而旋聞伯剛東使之還則
以有主人爲慰爲幸而放心安坐頑然不動只竢吉
報之至矣人心未靈知思無神不或料汝之阨危瀕
死而致汝死生之際不得一承父顏一見弟面飲恨
長逝長逝者之靈豈不戚戚於冥冥之中也以今回
思則汝之產室前度每吉是未稍欺人之兆也余之
非不深憂而安坐不動是憐毒貽悔之機也余於是
而爲不慈無恩之父汝弟於是而爲不悌無情之弟
也諒此痛恨填髓徹骨沒齒而不可解也此其痛寃
者一也嗚呼痛哉汝之今年六月十五日棄世果是

天命大限耶否耶人事或有所失而然耶否耶浮生
幻假脩短奚較何病不可死何死不可哀而最中死
於產厄者爲尤冤傷也喪於暑月者爲尤慘悼也急
遽隕命不得有言囑付後事者爲尤惻愴也汝何以
兼此數者而捐其生耶余於春初一番至京與汝再
三見也約以秋間更來相見也汝若不於產病而死
延至秋冬死於他疾或其沉綿持久而有喪則余與
汝弟皆有指秋向城之故或又聞其疾報而馳來省
視亦應不恠而乃未能然也此其痛冤者一也嗚呼
痛哉人生不免水火父母之過古語則然汝於幼時

無甚災疹旣嫁尊舅以其冢婦且急於求嗣多與勗
補氣血之劑則汝始得爲完人得爲健婦矣以故連
舉三男子而弁安產無疾此尊舅之德也逮至尊舅
捐館以後喪禍震薄家道剝落無復爲汝慮念者而
余則貧乏特甚且素昧於病理藥方汝之丁卯己巳
再經重病危而董甦也其必有留根餘崇可執而治
之者其後又重之以多產滋憊此其榮衛之損傷形
骸之消耗不言可想而以余踈泛之品但用泯默放
過而會未早爲之地思所以預先調補也今番分甦
時伯剛雖返情理各自有在余宜徃見相守合有臨

直齋集 卷十二
機應變之術而縱之智慮不能斡旋而救活死生永
訣之際幽明殞殮之時又不得伸人所得爲之情理
永慙於爲人父也他日九原將以何顏見汝也此其
痛寃者一也嗚呼痛哉若汝爲人若汝有行不可謂
不精緊不可謂不端確百爾思之似無天札之法而
胡爲乎奄忽止斯也汝之生也先考愛其形局完固
可期令長而錫以嘉名伯氏賞其言談安詳舉止不
妄而謂有尊重氣像季氏賞其清明祥和端良謹飭
而謂爲文中吉士及其嫁也先師雖不及見汝而知
汝爲曾孫之婦尊舅見汝亟稱其賢淑又稱其溫恭

靜密凡於奉先養老之節自能中矩而特被尊大姑
嘉悅倚重之愛伯剛亦頗敬恭相等待以閨門益友
余則溺愛不明不可苟譽乎汝而汝若未賢則何以
得此於家庭大人暨尊章及君子也以是余信汝之
果賢也則寔宜享年也永受福也豐而今焉以年則
未享夫中身以福則未受夫封誥六親四隣罔不誦
汝之心德行範而嫌其厚報遐祉之未覩有疑於天
道神理也此其痛寃者一也嗚呼痛哉汝以斯干熊
羆之故至不得保其身而終亦未見一子之成人此
豈不寃也亦豈不惜也汝之三子皆清秀英特俱可

直者集 卷十二
以次第成立並傳汝之典刑也而今其大兒夙成見
頭角足可嫁婦八門代母服勞而議親之家作計不
良使不得以拜姑成婦於汝之生前貽恨無窮誠可
歎惋也大兒方哀毀藥藥其次兩兒啼索呱呱而內
無承汝主饋之人自一門族黨至行路聞者猶咨嗟
傷歎昔我祖妣先妣亦以汝年棄子孫而祖妣猶受
封誥且見冢婦先妣亦見一婦一壻汝之尊姑亦受
封誥又見長女有家而汝則都未見也我心傷悲尤
何可名狀也此其痛冤者一也嗚呼痛哉人孰無女
亦孰無父而惟汝與余實有以異於他人也者余性

狷介與人寡合雖於家人亦然也故汝慈與汝弟亦
不盡知余之心事言行而汝獨察余之志意識余之
事爲而不但察而識之又能悅而服之言發余口則
汝必恭聽而篤信事出余手則汝必諦觀而深喻可
謂愛之敬之之能子也余子姪多矣慕余如是者蓋
無若汝者矣豈非父子間知己也而汝未終其孝而
如是夭逝天乎神乎何其當吾世而奪之速也余以
伯剛將遊宦四方故嘗囑以余死無阻女子奔哭之
行矣詐意汝先我死而使白首老父爲此赴哭之行
也此其痛冤者一也嗚呼痛哉余與汝慈年已至矣

直齋集 卷十二
病亦痼矣精神筋力如日下山鬼事豈遠而汝不能少須臾無死以待其終以服其喪而俾余失汝拊柩叫哭以有生爲毒以無死爲凶煩冤痛裂哀呼悲泣而不能自己也此其痛冤者一也嗚呼痛哉汝旣不在斯世矣余與汝慈生前寧有絲髮景况而身後之事尤蔑可言早晚歸盡則汝弟單身獨罹巨創泣血苦塊誰復顧恤誰與依仰而其何以支持也言念及此不覺肝膈迸潰也此其痛冤者一也嗚呼痛哉凡諸痛冤何可悉數而大略如許餘可推知此安得以不致余之疚燬而疚燬亦安得而不甚也然而汝逝

而不復返余頑而不遑死以至躬臨汝柩余來而汝不能迎拜余言而汝不能答述舉目傾耳終不能聞覩汝之容音談笑人事之變至此心非木石詎堪慟酷余何以忍此慟酷而汝何其貽此慘戚也汝何其貽此慘戚而余何以忍此慟酷也余今於汝更無可以致意寄懷者只構壙記一通小文字納汝塚中以表余哀戀痛惜之情而已嗚呼痛哉尚復何言抑余喪汝以來忽忽惘惘如狂如癡無復生人志趣有時悲來滿腔五內如受鋒刃有時哀至攻心不禁涕簇簇下冥迷惘恍徃徃如風燭之欲滅亦何能久與汝

離也去見汝亦當在未久也嗚呼痛哉余以前月起
草此紙欲持來哭汝炎威難犯未卽登途千萬慮外
汝慈粹以微恙暴至危重乃竟以劫之小望舍我先
逝余遭汝喪一月又遭汝慈喪世間安有如許荐禍
也汝則必當迎拜欣慰而卽余身世之悲苦淒悼汝
弟情事之哀疚崩隕曷有其極哉嗚呼痛哉余於今
朔爲文以祭汝慈今又爲文以祭汝而此是告訣明
將辭汝几筵復路回往營窆汝慈彼此葬日相去不
遠無以分身汝之入地也余將不得臨壙哭送悲缺
哀恨又罔攸爲喻此何人哉痛矣悲夫此何人哉痛

矣悲夫惟有聲淚俱傾而已嗚呼痛哉尚饗

直菴集卷之十二

